

◆ 人物素描

洲上女人

朱寿江

万里长江奔流东去,穿过天门山狭窄关口,江面骤然开阔。江心洲静卧水中,洲上八千多户、两万五千余人,世代依江而生。春耕秋收,撒网捕鱼,日子跟着潮起潮落,静静流淌了数百年。

素珍年轻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。近一米七的个子,瓜子脸,细眉毛,一双大眼睛清亮有神,笑起来两个浅浅的酒窝。1975年,二十二岁的素珍坐着渡船嫁到江心洲,成了渔民江水生的妻子。

婚事办得简单热闹。天蒙蒙亮,迎亲小船吹响唢呐,鞭炮声声。素珍穿着亲手缝的碎花布衫,红绳系着辫梢,静静站在船头。江风掀起衣角,长辫轻晃,她的身影映在粼粼波光里,随浪摇曳。从此,她成了洲上女人。

嫁进江心洲后,素珍褪去娇气,一心操持家事。丈夫江水生常年捕鱼,风吹日晒,皮肤黧黑,手掌结满老茧。他熟谙水情,知晓鱼群踪迹,手艺娴熟。

每天天未亮,江水生便摇船出门。家里内外大小事全落在素珍身上——喂鸡喂鸭、打扫庭院、修补渔网、洗衣做饭。她从清晨忙到日暮,守着家,盼着丈夫平安归来。

婚后第二年,大儿子江龙出生,琐事更多。长辫子碍事,素珍请邻居婶子帮忙,剪掉留了十几年的长发,换成齐耳短发。

捕鱼收成全看天气。遇上风浪或江水反常,江水生常一连几天空手而归。他性格沉闷,心里憋屈,渐渐染上酒瘾。渔获不好时,醉酒后脾气急躁,偶尔对素珍发火甚至动手。素珍性子温顺,从不顶嘴,独自咽下委屈,撑起全家。江水生酒醒后满心愧疚,卖鱼的钱全数交给素珍保管。

1986年秋天,江水生去亲戚家吃酒,回家路上踩到石块摔折右腿。素珍把一双儿女托付给堂叔婶,连夜雇船送他进市区医院。高额医药费掏空积蓄。江水生卧床三个多月不能打鱼,家里断了收入,本就穷困的日子跌入谷底。素珍两头奔波,白天陪护,晚上渡江回家照看孩子。不到四十岁,鬓角已生出白发。

洲上人最怕汛期。1991年,连降十多天大雨,长江水位暴涨,大水冲破圩堤灌进村子,整片洲子泡在水中。村干部敲着铜锣挨家催促撤离。雨声浪声哭喊声混成一片,人心惶惶。满身酒气的江水生冲回家,见屋子进水,情绪失控,非要蹚水搬东西。

“你出了事,我们娘仨怎么活?”素珍声音发颤,死死拉住他。

江水生猛地推开,素珍摔进积水,短发沾满淤泥,胳膊磕出青紫。她忍痛爬起来,提高嗓门:“你要非去拼命,我就带孩子回娘家,再不回洲上!”

两个孩子吓得大哭,哭声让江水生猛地清醒。他看着满身狼狈的妻子和受惊的孩子,渐渐平静下来。一家人互相搀扶,蹚着没过大腿的冷水随村民逃难。江水生走在前面挡着水流,素珍攥紧孩子的手,一刻不敢松开。

洪水退去,岛上遍地淤泥断墙。水势刚落,素珍便跑回家,一点点清理淤泥,清洗家具,修补房屋。江水生望着妻子双手布满血泡、日夜操劳的身影,想起过往种种,满心愧疚。那一刻,他下定决心——戒酒。

自此,江水生性情大变,不再酗酒,收敛了所有戾气。每日准时出江,归家后主动分担家务,对素珍温柔体贴。压在素珍心头多年的郁结,终于散去。

夫妻俩勤俭持家,一心供两个孩子读书。再缺钱,补课开销也从不间断。多年付出终有回报——大儿子江龙大学毕业留县城当老师,女儿江红考上公务员进入税务系统,各自生活安稳。

长江实行十年禁渔,江水生主动上交渔船渔具。靠着惠农政策,老两口在家门口承包鱼塘搞水产养殖,早晚巡查投喂,日子悠闲自在。

儿女多次劝老两口搬去县城,素珍一口回绝:“我是洲上女人,一辈子住在这儿,习惯了,哪儿也不去。”儿女拗不过,便不再坚持。

素珍从漂亮姑娘变成老太婆,半生酸甜苦辣磨平了心性,待人温和,遇事从容。江水生日渐年迈,却越发珍惜老伴,处处留心照顾。日子随江水流淌,江水环绕的沙洲上,满是人间烟火气。



寂静的湖滩 刘慎超 摄

◆ 舌尖小记

山芋爪

仁 岚

每年三四月间,母亲会去马路对面小村庄的曾氏人家买山芋种。曾家主人每年育有山芋苗,待来年高价售给附近村民。他家屋后挖了一个小小的山洞,将晾干的新鲜红薯放入其中,次年栽种在预先留好的空地里。五月初,幼苗便蓬蓬勃勃,壮实而茂盛。

母亲整出一块地,和父亲用锄头把土翻松,整平,再起一条条高垄,垄间挖出一道道深沟。一家人整日在这块地里忙碌,连午饭也不回家吃,就在地头将就。父亲在垄上挖出一排排整齐的小窝,我们小孩子便负责点肥;母亲则挑着畚箕,去不远处父亲用木柴混合细土烧成的“灰堆”前,挑来营养灰,再一捧一捧把这黑黝黝、细腻柔软的黑灰捧进每个小窝里。

待雨一下,母亲一大早便去苗地,挑

回一捆捆还滴着雨水的湿漉漉的山芋藤,堆在堂屋中央。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藤边剪藤茎节,母亲装筐,趁着雨天,父亲将藤运到整好的地里,一根一根斜插进小窝里。若后续再下几场雨,父母便省去了浇水的辛劳。

几十天后,藤蔓疯长,一些枝茎便可采摘了。拿回家,就能做一盘脆生生、绿莹莹的家乡小菜——“山芋爪”。

何以叫它“山芋爪”。猜想或许是藤茎形似动物的蹄爪,故而得名罢。嫩茎采回,先把绿叶从头上掐去,再撕开一层又脆又薄的外皮,一根根如玉般的清条便露了出来。那饱含汁水、嫩汪汪、清透透的翠条,随皮撕下,汁水迸射,满目清凉,很是悦目。将其折成一公分长的小段,洗净;配一根青椒或几只干辣椒,也切成段。锅烧热,放一勺菜油炼香,把绿玉般的茎段与青椒或干辣椒一同倒入油锅,木铲快炒几下,几分钟便熟。撒点盐巴,点几粒鸡精,再稍加点水喷一下,起锅装盘。一盘青翠欲滴、飘着原野清味的“山芋爪”便出锅了。雪白的盘,碧绿的茎,悦目何如?您想想便知。夹一筷入口,清甜脆爽!至于味道,有古人词为证:“蓼茸蒿笋试春盘,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如果用“清欢”来形容山芋爪,也该是贴切的。

的屋顶,升腾着浓浓的情愫。那情愫随风飘回屋内,追随着从古至今的烟火,在墙壁上探寻。火红的烟火,把一代代居民熏染成汉子或靓女,最终埋进历史的深沉里。我试图搜寻它神秘的身影,视野里却只有古朴,耳边只有古风。

迈进任何一道门槛,清凉之风便引你入世外桃源;推开任何一扇门,吱呀之声便带你回从前光阴。裂着缝隙的墙壁里,灌满了古老民居那锅碗瓢盆生生不息的交响。

风吹过弄,如号子一般。我聆听着先民的号子,陷入深思。“海形”古居静静隐居在这纷繁世界里,不忧伤,不欣然,不自卑,不张扬,始终坚守着那份执着与沉静。这份精神,不仅我在揣摩,同行的体育健儿们也在领悟,试图将其与体育精神相融。

我轻抚着古居的壁窗,注视黑黝黝的土墙和腐败的木格窗,仿佛看见了很远很远的风景。那风景隐身于“海形”的深处,唯有深入其中,才能体验它曾有的惊涛骇浪,观赏它尚存的美丽,领会它深沉的思想。

古居外热浪滚滚,古居内清凉如许。我们在内外之间,体验着古居生生不息的历程,寻觅着古老与现代交融的故事。“海形”古居在时光与思想交错的海洋里,激起一圈圈柔和的涟漪,古老的甜美与现在的幸福在其间荡漾。正是这份古朴之风,让来榜人不忘初心,坚定前行,在这个炽烈的新时代,再造新的“海形”精神。

◆ 安庆地理

“海形”古居

吴传兵

初夏盛日,阳光炽烈。我们健身协会一行三十余人,跑步三十公里,来到岳西县来榜镇一个叫“海形”的古村落。山路弯弯,曲曲折折,翻山越岭之后,古居终于呈现在眼前。

古居旧,古居古,古意深沉。土砖垒墙,木柱架屋,不知耸立了多少年。黧黑的壁墙、虫眼斑斑而油光可鉴的木柱,泄露了岁月的秘密。墙上挂着早已少见的竹篮和筛子,守护着这份古老与沧桑。几具犁把静卧堂屋一角,锈迹封住了犁头与耙齿曾经锃亮的记忆,那份与泥土的亲热,已深埋在角落。弄口一条木凳,被坐得铮亮,用斑驳的面皮,诉说着古居里的人和事。

历史的时光流动着温暖,一年年呵护着“海形”古居。古居保存得完整,三十余人在其间穿梭流连,从这一间到那一间,从过弄到内房,从客厅到厨房,仿佛回到了古年古月。

我与海峰兄坐在灶膛前的木凳上,把思绪塞进灶膛,任其如柴火般熊熊燃烧。古居

